蜀山劍俠傳/26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六三回　驚麗質 驀地起微波　忿輕狂 凌空飛巨掌

下一回▶

前文說到李洪獨自一個追趕妖徒，不料竟追到大咎山毒手摩什魔窟門上。等到發現毒手摩什在對面山頂上現身，纔知先前所追不是本人。雖幸妖孽未被滑脫，但是小寒山二女不曾跟來，是否能敵，尚無把握。方在驚喜交集，人已飛近。毒手見來人是個幼童，越發忿怒，立意生擒，用邪法逼問口供，攝取元神祭鍊魔幡。厲吼一聲，揚手一片烏金色的光幕飛將出來，將李洪連人帶寶光一起罩住。這玄武烏煞羅喉血焰神罡在魔法中最是厲害，李洪雖有佛光、法寶護身，畢竟今生功力不夠，祇能仗以防身，取勝卻是無望。這還是毒手日前幻波池連受重傷，妖光魔火損耗太甚，所剩祇是一點殘餘，雖然連日苦煉，尚未復原，否則更凶，但也傷害李洪不了。

李洪不知就裏，一見妖光當頭壓到，跟着血焰如潮，四外湧來，防身寶光以外，成了一片暗赤色的血海，烏金色的妖光更是箭雨一般射到。雖爲寶光、佛光所阻，不能近身，但上下四外全被膠住，無法行動。比前遇妖徒固兇得多，連尸毗老人魔光血焰也似無此厲害。耳聽毒手現身惡罵：「何方小狗，通名納命，少時可免好些苦痛。你那法寶不過稍挨時候，我只要略用玄功，你連人帶寶立時粉碎了。」李洪想起二女以前所說妖法厲害，雖有制他的法寶，不能妄用。方想把如意金環和斷王鉤放出防身寶光之外試試，忽聽兩個女子聲音同聲接口清叱道：「無恥妖孽，少發狂言，你今日惡貫滿盈，活不成了。」剛聽出是二女的口音，話還未完，猛瞥見一幢祥霞突然湧現。同時又聽一聲厲嘯，那

佈滿山頂高入數百丈的妖光血焰，連同毒手師徒多人，全數不見，祇有十幾道妖光黑煙往祥霞中投去。天色重轉清明，妖氛盡掃，雲白天青。面前七寶金幢仍在徐徐轉動，祥輝瀲灩，彩霞千重。內中現出謝瓔趺坐在地，身後站着謝琳。金幢約有三丈多高，丈許粗細，由謝瓔頭上昇起，將二女帶妖人一齊籠罩在內。

再看毒手師徒十餘人，僅有兩條黑影隨同毒手摩什在光幢外圍之內上下衝突，往來飛舞，倏忽如電。正在注目查看，一會兒工夫，妖徒肉身早已消滅不見。元神所化黑影，隨同佛光祥霞閃變之際，一個個由濃而淡，轉眼化爲烏有。祇剩毒手摩什尚在光中張牙舞爪，拼命掙扎，想要逃出。謝琳一手掐着一個滅魔訣印，一手指着一道佛光，射向妖人身上，隨同飛舞，似以全力防範，不敢絲毫鬆懈之狀。謝瓔閉目趺坐，神儀內瑩，正在默運禪功，加增金幢威力。二女本來美絕天人，再喫佛光祥霞一陪襯，越覺寶相莊嚴，儀態萬方，容光照人，不可逼視。方在讚妙，待要走近，忽見謝琳朝自己看了一眼，面有怒容。隨聞妖人厲吼悲嘯之聲，由光幢中隱隱傳出，掙扎衝突，勢更猛急。再看謝琳，好似有點制他不住，神情也不慌亂。暗忖：「金幢乃佛門至寶，多厲害的妖邪一被困住，休說逃生，連聲音也被隔斷，想向同黨求救也辦不到，吼嘯之聲如何聽出？」又見金幢祥霞大盛，轉動漸快，嘯聲也時聞時輟。猛想起：「心燈佛火尚未施爲，妖人未受重創，已被二女擒住。聞說妖法厲害，聲到人到，已經聽見嘯聲，許是金幢制他不住，莫要被他乘機逃走，卻是大害。」心中一動，手掐法訣，取出心燈。謝琳臉上忽現喜容，越知所料不差。方想如法施爲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毒手魔影忽在金幢光層內急掙了幾掙，一片極淡的血焰妖光倏地爆散消滅，毒手前半身竟然衝出光外，妖遁神速無比。這時毒手已拼捨棄原身，祇留妖魂元神，本來非被逃走不可。也是惡貫滿盈，數限將終，二女又以全神貫注在他身上，金幢威力絕大，掙逃甚難。毒手將原煉形體失去，已是痛心萬分，出於無奈，再將三尸元神葬送兩個，自更不捨，欲保全魂而逃，以致弄巧成拙。

二女原恐附近有氣候的生物無辜受傷，又恐隱卻寶光，李洪看不見自己，特用有無相神光籠罩在外，未將金幢全力施爲，以免波及。及見妖魂要逃，心中一急，便不再顧忌，加增威力。毒手身剛逃出一半，便被吸住，知被擒回，再逃更難。這時方在咬牙橫心，拼着苦煉六十年，想要分化元神，祇保得一半殘魂逃去時，就在這時機緊迫，不容一瞬之際，李洪手指處，青熒熒祇有豆大一點極柔和的佛火神光，已經發將出去。雙方相隔甚近，恰好迎個正着。毒手神通廣大，見多識廣，百忙中瞥見幼童手上拿着一盞玉石燈檠，燈頭上發出一朵燈花，看出是件佛門至寶，情知不妙，無如裏外受敵，想逃如何能夠。剛被打中，祇覺身上微微一涼，佛火神光隨即爆炸，將元神震散了一半，祇慘嗥得一聲，立被金幢佛光攝去，轉眼合成一條黑影。雖然仍在裏面掙扎，比起先前便差多了。

金幢轉動，便由快而慢，回了原狀，漸漸停住不動，光霞也減少了多半。這原是瞬息間事，先後不過半盞茶時。李洪見妖魂逐漸勢弱，知已無礙，正在高興，忽聽謝琳嬌嗔道：「洪弟還不收了你的法寶，進來代我護法！妖孽這一聲鬼叫，不知要有多少妖黨被他引來。強敵將到，你一人在外，如何應付？」說時，李洪已如言走進，覺着由光層中穿過，若無其事。知道佛門至寶，隨同主人心念所至，因人而施，果然神妙無窮。方在讚妙，謝琳已埋怨起來，說因李洪忘了施展心燈，看出妖人欲用玄功變化逃走，略用眼色示意，稍一分神，差點沒被漏網。李洪隨問如何尋到此地。

原來二女照張錦雯所說妖人巢穴尋找，敵我俱無蹤影，惟恐有失。正在巫峽上空飛尋，忽遇金姥姥羅紫煙說：「適纔空中遙望，李洪在佛光金霞環擁之中追一妖人，往西南方大咎山一面飛去。前面妖人駕着一道烏金色的妖光，頗似毒手摩什門下。」二女聞言大驚，立用有無相神光隱身急追，到時李洪已被困住。便乘妖人口發狂言，尚未驚覺之際，冷不防施展七寶金幢，將毒手師徒一起擒住。雖然出其不備，得手容易，不似預計之難，但下手早了一天，難免不生波折。又知這類妖邪頗具神通，同黨呼嘯，均有邪法運用，不論多遠都能聽見。毒手這一喊，必已發出求救信號。軒轅老怪因知劫運將臨，邪法尚未煉成，惟恐因此生出波折，牽動全局，雖然不敢出手，但毒手是他第四愛徒，任人宰割，心必不甘，定必示意妖徒來援。而毒手本人所結妖黨，也不在少，必來爲他報仇。謝琳不願李洪犯險，又恃學會絕尊者滅魔寶籙，便令李洪用心燈代她護法，以便專心禦敵。剛剛準備停當，將寶光縮減，便由金幢中看出申屠宏繞道飛來。另外兩三起妖黨也由天邊出現，各縱妖光，似往當地飛到。李洪知道這些敵人定極厲害，申屠宏此來，必爲不放心自己是否在此。忙告謝琳，令其示意催走，不令停留。同時把身隱起，人在金幢之內，千百里內人物往來，俱能看見，更能隨意隱現。申屠宏到時，未見李洪，謝琳又揮手示意，再見天邊兩道金碧光線與幾道妖光三面飛來，自己又有事在身，不便久留，便往幻波池飛去。申屠宏剛走，先是那兩道金碧光線飛落山頂，現出兩個頭頂金蓮花、各披雲肩、臂腿半裸的白衣道童，一現身，便手指金幢，喝令二女現身搭話。

謝、李三人見這兩個道童面如冠玉，皆是英俊，赤着白足，年紀不過十五六歲，和畫上哪吒、紅孩兒相似。又都生得一般高矮，裝束相貌宛如一人，分不出誰長誰幼。連人帶那金碧光華，均不帶一絲邪氣。雖不知來人乃魔教中第一等人物尸毗老人的愛徒田琪、田瑤，初見也未有甚惡感。尤其李洪，見他們這等相貌打扮，惺惺相惜，首先有些喜愛，本意不願傷他們。三人均在金幢祥霞之內，萬邪不侵，一心想等毒手摩什煉化之後，再作計較，任其叫罵，沒有理睬。轉眼之間，又飛落三個妖人，都是滿身妖氣，面目猙獰，神態兇惡。一到便各施展邪法，放出各色各樣的妖光法寶，上前夾攻，紛紛厲聲怒罵，

話甚穢惡。隨後又一妖婦趕到，相貌奇醜，偏是赤身露體，不掛一絲，祇有一團粉紅色的彩煙將身圍繞。紫黃色的胖身體上，畫着不少赤身俊男美女。始而不曾動手，祇在光層之外搖頭晃腦，做出許多妖聲媚氣，向三人嬌啼哭喊，說毒手摩什是她情人丈夫，快快放還便罷，否則身帶諸天欲界陰陽五淫神魔，稍一施爲，他們連元神帶肉體，全被她身上神魔享受了去，休想活命。又說她雖然相貌不大討人喜歡，但是身具豔質奇資，不論仙凡無此稟賦。又具陰陽二體，平生閱人千萬，從無一人合意，祇有毒手情郎是她心愛之人，無如他情愛不專，一年中難得聚上兩次。適纔聞他求救之聲，特意趕來相救。也知道你們正派門下專與他這樣的人作對，如能看五淫仙子情面，將他放出，他對我固是知恩感德，而我有了合意郎君，常年快活，必定同他隱居在那小春城諸天欲界之中，終日廝守，永不出山害人爲惡。你們無形中也算積了極大功德，彼此兩益，何苦結甚麼冤家呢？

這妖婦既長得奇醜，說話偏那麼浪聲浪氣。那粗如水桶的腰身，連同前胸一對肥肉口袋，後身兩片紫醬色的肥臀，還隨同亂扭，醜態百出，厥狀至怪。先來三妖人深知妖婦厲害狠毒，始終在旁夾攻亂罵，祇讓出中間一段，由其向前搭話，眼看別處，故作未見。田氏兄弟見此怪狀，也忍不住笑出聲來。謝、李三人本來打算除去毒手之後再說，藏身寶光之中，對這些妖黨全不理睬。及見妖婦這等醜怪，簡直夢想不到；再想起毒手摩什那副尊容，與妖婦恰好配對。初遇不知來歷，謝琳首先忍不住好笑起來。哪知妖婦邪法厲害，別具專長，即此也是邪法之一。幸被金幢寶光隔斷，未受暗算，否則謝琳這一笑，先喫大虧了。妖婦早就看出毒手摩什祇剩殘魂在內，勉強掙扎。暗中激怒之下，因對方三個少年男女根骨之好，從來未見，竟生妄念：既想代毒手報仇，救出殘魂；又想把敵人真神攝去。及見邪法無功，內中一個少女同一幼童還在指點自己笑罵，竟如無事，不禁大驚。當時一聲怒吼，現出本來面目。濃眉往上一豎，兩隻豬眼突泛兇光，拍手跳腳，狼嗥也似破口大罵起來。

謝瓔近來禪功精進，佛法越高，一經運用，便如一粒慧珠，通體靈明，不染絲毫塵滓，任何事物絕難搖惑。此時正在靈光返照，潛心默運，打算時機一到，再發心燈佛火，消滅殘魂。妖婦儘管醜態百出，直如未見。謝琳卻是不然。因七寶金幢已有乃姊主持，護法有人，又恃煉就伏魔誅邪之法，先見羣邪猖狂，本就躍躍欲試。又見妖婦怪聲怪氣，哭求了一陣，無緣無故忽然翻臉，張着一個連腮血脣大口，露出滿嘴黃板牙，唾沫橫飛，跳腳亂罵，出語更是污穢不堪，便是鳩盤、嫫母，惡鬼變相，也無此醜怪，不由有氣。李洪更是早就厭恨。於是雙雙不約而同，一個把斷玉鉤化爲剪尾精光，一個把碧蜈鉤化爲一道翠虹，同時飛射出去。

不料田氏弟兄喝罵一陣，見對方三人不曾理睬，當做有心輕視，越發有氣。把來時所聞妖人激將之言信以爲真，早要發難。不過二人出身雖是魔教，因尸毗老人爲人正直，除因身是旁門，恐正教中人輕視，無甚往還，交遊不多，大半左道又與乃師一樣習性，專喜意氣用事而外，善惡之分，卻極明白。見妖婦淫穢醜態，也是心生厭惡，羞與爲伍。這還是與羣邪同在一面，妖婦不曾犯他，如在別處相遇，絕看不慣妖婦這等淫邪無恥，也許動手殺她。皆未可知，如何還肯與之同流合污？因此一來，反倒停手住口，暫作旁觀。心料妖婦邪法雖高，不是對方三人之敵，想等妖婦敗退，再行上前，以示並非妖黨。祇爲聞說二女學會絕尊者寶籙，要將宇內魔教中人一一除去，自己雖已隨師皈依佛法，以前總是魔教，爲此不服。又與軒轅門下妖徒好些相識，還想尋對方理論，教她知道魔教中人厲害，就便救出毒手，應人之託。停手以後，仔細往光中一看，見二女生得美勝天仙，清麗絕塵，又是一般裝束相貌，不由生出愛意。暗忖：「自己也是孿生兄弟，又都生得那麼美秀，自負舉世無二，誰知天地鍾靈毓秀，並不偏私，竟會生出這樣兩個少女。師父近來雖習佛法，因是得道千年，法力高強，無從拜師剃度，至今不曾受戒。本門不禁婚嫁，新近師父還將師妹的前生愛侶擒來，迫令允婚，自己學樣，當不怪責。如得此女爲妻，豈非天造地設，兩雙四好，永傳佳話？」想到這裏，多年道心竟爲二女美麗容光搖動，本就越看越愛。謝琳再因妖婦醜態，嫣然一笑，越發愛極，正在癡看。不料兩道虹光電射飛出，當前妖婦首先化作一片紅粉色的妖光，一閃不見。

李洪年幼愛才，對於二田並無敵意。見妖婦逃退，右側三妖人正以全力猛攻，想救毒手。金幢寶光雖衝不進，但謝瓔一心對內，未將金幢威力向外發揮。而來的這三個妖人，所持均是魔教中的異寶，厲害無比，如換別的法寶，早已被他毀去。尤其內中一個身材高大的妖徒，竟用大量陰雷來攻。祇見一團接一團茶杯大小紫碧二色晶球，在光層外連珠爆炸，發出極猛烈的雷火精芒，連同另兩妖黨手上發出來的十幾根血焰火蜇，所到之處，激撞起千重霞彩，花雨繽紛，霹靂之聲震天動地。如非金幢鎮壓，軒轅老怪祕煉陰雷與九烈神君異曲同工，兇威最猛，休說爲數這麼多，祇消兩三粒，兩座大咎山也被從頂到底連根炸去，成了平地。就這樣，當地雖無甚殘破，附近峰巒也被震裂了不少，紛紛倒塌，此起彼應，轟隆轟隆，響成一片巨震，聲勢猛烈，也實驚人。此時正越來越猛，李洪自是不容，一指斷玉鉤，改朝三妖人飛去，雙方鬥在一起。謝琳見妖婦逃退，本來想與李洪合力禦敵，猛瞥見田氏弟兄癡看自己，低聲說笑。金幢以內，心靈所注，能聽出千里以外，任何巨聲繁喧均不能亂，照樣聽得逼真。先見二童喝罵叫陣，因見身無邪氣，左道妖邪中從來無此妖人，當是海外散仙一流，受人蠱惑而來，本和李洪一樣不想傷他。及見神色可疑，行法一聽，對方竟垂涎自己美色，正在暗中商議，想用魔法擒回山去爲

妻，如何不恨？當時大怒，以爲兩道童決非好人，立意除他，不願再尋三妖人的晦氣。一面指揮翠虹，改朝田氏弟兄飛去；一面把近煉的伏魔法寶，紛紛飛將出去。田氏弟兄竟然不懼，朝着二女，喜滋滋同喊得一聲：「好！」連身化作兩道金碧光華，與那四五道寶光雷火斗在一起。

妖婦五淫仙子秦嫫邪法高強，本非真敗，因見金幢神妙，邪法難侵，又見鉤光厲害，措手不及，本意敗退誘敵，將邪法準備停當，乘隙暗算。二田動手一擋，敵人法寶又在紛紛發出，正合心意。知道這類法寶多與主人心靈相合，如在行法時先有準備，不令上身，便有成功之望。祇要對方心神稍受搖動，所煉五淫神魔便如影附形，不到把對方真元吸盡，骨銷神滅，便是天仙也難解脫。又看出田氏弟兄對她意存鄙視，對於二女卻甚有情，不由激發天生兇殘淫妒之性，妄想就勢連男帶女一起下手。這時剛剛準備停當，飛將回來，二次現身，手朝臍下一拍，妖婦醜怪形體忽然隱去。謝、李三人面前，忽現出畝許大小、明鏡也似一團略帶紅粉色的光華。先前妖婦身上所繪五對赤身美男美女，忽同出現，在一片繁花盛開的桃林之內，舞蹈起來。始而粉臂輕搖，玉腿同飛，雪股酥胸，極妍盡態。跟着豔歌互唱，媚笑相聞，聲音柔曼，蕩人心魄。到了後來，更是橫陳花下，引臂替枕，活色生香，備諸妙相。

謝琳禪功本有根底，道心堅定，不合心忿敵人，必欲置之於死，全神貫注在田氏弟兄身上，生了嗔念，心神已分。索性厭惡妖法污目，不去看她也罷。一則妖婦邪法相隔不遠，正在對面，佔地又大，目光所及，不容不看；再則謝琳童心未退，性最愛花，又擅滅魔大法，未免自恃，不知厲害。見那片花林花光瀲灩，燦若雲錦，十分好看，一時大意，不由多看了一眼。及見林中邪魔諸般醜態，不願再看下去，暗罵：「該死妖婦！少時一定叫你形神皆滅。」正想用法寶破那妖法，猛又瞥見鏡中飛起一蓬粉紅色的彩煙，朝外面寶光中射去。當時心神一蕩，心旌搖搖，心靈上立生警兆。知道妖法厲害，雖然金幢阻隔，不曾受害，因所用法寶與心神相合，也竟受了感應，幾爲所算，可見陰毒無比，不由大喫一驚，改了先前輕視之念。於是忙把最具威力的滅魔大法施展出去。

妖婦不知金幢威力不可思議，就算謝琳神魔已經附身，不過元神稍受損耗，謝瓔必定警覺，稍爲運用，不特害人不成，那淫魔也必消滅；再不，便是倒戈相向，反攻主人。本來萬無幸理，偏又是既貪且狠，竟想謝、李三人之外，就便連田氏兄弟一齊下手。做夢也沒有想到，李洪九世童貞成道，雖然年幼，不論法力，專論道力，竟比二女還要深厚。不特見如未見，無動於衷，反倒恨她污目，正要一舉除她。而另一面，田氏弟兄得道多年，又是行家，雖未見過妖婦，聞名已久，知她淫毒無比，不論親疏，早有防備。先還

想妖婦震於自己師徒威名，必不敢犯，不料竟連自己齊下毒手，毫不顧忌，不由大怒。又想借此向心上人賣好。於是同聲大喝：「謝道友暫停玉手，留神邪法暗算，我代你除此妖孽。」隨說，田琪揚手一蓬彩絲，暴雨一般發將出去，首將那團妖光一齊網住。田瑤又發出三根血紅色的飛釘，朝妖光中打去。李洪爲想一舉成功，竟將金蓮寶座取出，手掐訣印，往外一揚，那圈佛光立飛出去，罩在紅絲妖光之上。妖婦隱身妖光之內，見所想擒的五人，除謝琳面色略變，即復原狀外，一個也未受動搖，心中驚奇。正待加緊施爲，忽聽二田喝罵。猛想起：「慾令智昏，怎會忘了這兩人？看去年幼，實則得道年久，又是尸毗老人愛徒，如何惹他們？」情知不妙，方欲收法暫退，誰知對方出手神速，恰又同時發動，剛被紅絲連人帶淫魔一起網住，連中三根魔釘，現出原形。那五淫神魔所化的十個美男美女也齊現原形，變作十個青面獠牙、形如骷髏的猙獰惡鬼，一窩蜂朝自己撲咬上來。心中一慌，佛光也已照到，本就萬無生理，另一面謝琳又揚手一片雷火打到，三面夾攻，妖婦固是形神皆滅，連帶二田的那蓬紅絲和三根魔釘，也一起消滅。

謝琳心恨二田輕薄，妖婦一死，又指寶光夾攻上去。田氏弟兄把師門至寶連失其二，不由急怒交加。又看出謝琳恨他們已極，明知對方厲害，無如心愛二女，又從未丟過這樣大人，就此退去，面上無光，祇得各施法力鬥在一起。雙方相持，不覺過了一日夜。謝琳成心要制二田死命，見對方法力甚高，法寶層出不窮，急切間無奈他何，欲用所習小金剛滅魔神掌傷之。但是剛剛煉成，尚未用過，此法威力太大，功力不純，一個駕馭不住，自身元氣也要損耗。事前還要準備，必須有人相助，始保萬全。謝瓔專煉毒手；李洪正與三妖人爲敵，剛剛得勝，又來了兩個妖黨，打得正緊。又看出李洪對於二田似無敵意，越不好意思把前聞之言告知。打算暫時相持，等到妖魂將要煉化，再告知姊姊，一同下手。本來毒手摩什的妖魂黑影，至多再有幾個時辰便可消滅。謝琳如不先發，到時二女合力上前，祇將七寶金幢往前一罩，田氏弟兄便難倖免了。

事有湊巧，玉洞真人岳韞的兩個門人孫侗、于端，因隨師父武夷訪友，遇見過二女二次，意欲結納，聞說二女在大咎山化煉毒手摩什，有不少妖邪前往作梗，特意趕來相助。見田氏兄弟孿生，相貌非常英俊，所用法寶邪正皆有，甚是神妙，謝琳與他倆祇打個平手；李洪以一敵衆，卻常佔上風，心中奇怪。便飛身上前喝道：「你二人乃何人門下？不去好好修道，來與邪魔爲伍？少時形神皆滅，悔之晚矣！」田氏弟兄正沒好氣，聞言怒答道：「無知鼠輩，也配問我姓名！說出來嚇你一跳。我弟兄乃火雲嶺神劍峰尸毗老人門下田琪、田瑤。從來不與別人相干，因聞小寒山二女近煉滅魔寶籙，口發狂言，要將魔教中人一網打盡，爲此尋她。先見她姊妹並不似傳言那等驕狂，又是孿生美秀，已不想與她倆計較。恰值妖婦用五淫神魔暗算，攝她真神，被我二人看破，助她先將妖婦現形

困住，合力殺死。此女不知好歹，反將我們法寶毀了兩件。此時除她姊妹嫁我二人，絕不甘休！」孫、于二人一聽，對方竟是尸毗老人愛徒田氏兄弟，心中一驚，本在躊躇。及聽到末兩句，不由大怒，各把法寶、劍光紛紛放出，上前夾攻。謝琳聽對方公然當衆明言，要娶她姊妹爲妻，不由怒上加怒，更不再有顧忌。隨即暗囑李洪，暫緩與羣邪爲敵，彼此合力，先將二田除去。

正說話間，申屠宏忽然趕到。李洪一見大喜，一面答應謝琳，一面高喊：「大哥怎又尋來？花道友呢？」申屠宏看出田氏兄弟必敗無疑，因在光幢之外，還不知謝琳要下那等殺手，忙用傳聲說：「田氏弟兄並非惡人，與阮徵還有淵源，千萬不可傷他們。」其實李洪自聽對方道出姓名來歷，已無傷害之心。祇爲深知謝琳心性，又見她第一次這等生氣，如不依她，少時必受責難，口雖應諾，心中早打好兩全之策。再聽申屠宏一說，越發小心。知道日前往救阮徵時，田氏弟兄必已離山他去，受人之愚，不知二女厲害，生此妄念。見謝琳已將外面法寶收回，由孫、于二人迎敵，暗中默運玄功，準備發難。欲向二田警告，故意喝道：「我名李洪。阮徵是我二哥，爲令師所困，便是我同謝家兩位師姊救他脫險，你們難道不知厲害麼？」田氏弟兄雖因二女祇守不攻，不曾發揮全力，畢竟得道多年，早已看出神妙，知非易與。祇爲天性好勝，不肯服輸，又丟了好幾件法寶，心中怨恨。二女尋毒手摩什時不曾眼見，自恃煉就玄功變化，兼正邪諸家之長，所用法寶均極厲害；心又不捨二女，明知不能如願，仍想勉爲其難，祇管遲疑不決。不料孫、于二人因在途中聽姜雪君說起二女誅邪之事，祇想見好，特地回山把師門幾件至寶全帶了來，內有兩件恰是專制魔法的剋星，正待施爲，即此已是難當，哪再禁得起謝琳一擊，雙方又是同時發動。

正鬥之間，謝琳突在無相神光護身之下，飛出光幢，一聲清叱：「小賊納命！」隨說，玉手往外一揚。田氏弟兄見謝琳現身出鬥，想說兩句便宜話，口還未開，猛瞥見金光奇亮，光中一隻大約畝許的藍手，由敵人玉臂上飛起，發出轟轟霹靂之聲，當頭打到，這纔知道不妙。弟兄二人最是友愛，田琪因見敵人法力太高，身子已被金光照住，情知不能倖免，惟恐與兄弟兩敗俱傷，不特未逃，反倒迎上前去。回手往頭上一拍，頭上蓮花金頂立時飛射出千重金色蓮焰，朝那大手迎去。滿擬用師傳防身救命之寶擋它一下，好放兄弟逃走。自己無事更好，如若不敵，拼受一點傷，再縱玄功遁走。不料神掌威力至大，如何能與相抗。另一面，孫、于二人又將專破魔教元神的五雷神鋒發將出來，兩面夾攻，全都厲害非常，形勢危險萬分。幸而五行有救，阮徵也在謝琳發難以前，由小南極趕來，見狀大驚，當時不便現身，忙用傳聲告知李洪，令其暗中解救。李洪本有此心，又最聽申、阮二人的話，假裝從旁相助，一指斷玉鉤，朝正中飛去。申屠宏更是早有準

備，也將伏魔金環連同飛劍一齊發出。田瑤瞥見金光藍手當頭壓到，乃兄不顧危險，口喝：「瑤弟速退！」自己犯險迎上，知道凶多吉少，不禁大驚。危機已迫，知攔不住，又以弟兄情重，不願獨退，正拼運用玄功，冒險搶救。晃眼之間，田琪已被神掌打中，當時金冠震裂，血流滿面，受傷甚重。那旁孫、于二人的寶光雷火，又似暴雨一般打到。不由心膽皆裂，料知不能逃命，怒吼一聲，待用魔教中解體分身大法，與敵人拼命，就算二女有佛法護身，不致受傷，拼得一個是一個，好歹也將孫、于二人殺死泄忿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心念微動之間，猛又瞥見一道精虹剪尾飛來，恰將藍手擋了一下，未再下去。同時斜刺裏又飛來一環佛光，將孫、于二人的法寶神雷擋住。這兩起來勢都是又巧又快，雖祇微微一擋，不過瞬息之間。田氏弟兄久經大敵，應變神速，最是機智，百忙中見兩面強敵均被對方自行隔斷，知是逃生機會。田瑤就勢一把抱起田琪，化爲一道金碧光華，飛身遁走。迎頭又遇孫、于二人，揚手一蓬飛針打到。正在驚惶，恐乃兄禁受不住，不料那環佛光正往回飛，似有意似無意地又將飛針擋了一下，然後轉往斜對面衆妖人中飛去，田氏弟兄始得逃退。逃時瞥見那用佛光解圍的，是個大頭麻面少年。心想：「照此情勢，分明成心解救，連那小孩也似有意助己逃難。」雖知這兩人明是敵人至友，當時還未想到阮徵身上。滿腹悲忿之下，正待逃回山去，稟告師父，設法報仇。

誰知孫、于二人見二田逃走，知已闖了大禍，除非將其擒住，迫令服輸，立下誓約，否則後患無窮。見謝、李二人正在爭論，那發佛光的麻面少年並未去追，直似有心助敵神氣。又忿又急，不暇理論，匆匆飛起便追。惟恐敵人飛遁神速，被他逃走，竟把師父一向不許輕用的五雲天羅向空撒去，晃眼展布空中。一面照準逃人，窮追不捨。二人在玉洞真人門下多年，法力頗高。田氏弟兄傷敗之餘，不能同運玄功，晃眼便被迫近。田瑤抱着乃兄同飛，回顧敵人越追越近，四面天空均被五彩光網布滿。知道再被迫近三五里內，光網往下一罩，立被擒去。兄長又被重傷，沒奈何祇得拼耗元神，咬破中指，回手一彈，用魔教中滴血分身之法，幻出同樣一道光華，帶着兩個人影，在血雲擁護中，往斜刺裏飛去。真身卻用玄功往相反的方向遁走。因有一人受傷，空中又被五色雲光隱隱罩住，不能逃遠，意欲就近覓地藏起。剛向前面山谷中降落，孫、于二人已用兩儀天曇鏡發現幻影，又用鏡光照查，跟蹤追來。幸遇龍娃，得救回山。

申、阮二人和李洪匆匆見面，便令他將心燈交與謝琳，前往暗助二田脫難。李洪走後，在場諸妖人均爲申、阮二人所敗。除有兩個爲謝琳就勢用神掌擊成粉碎而外，全數受傷逃走。跟着又來了幾個妖邪，均是左道中能手。二人因見二女成功在即，不想多結仇冤。

祇將天璇神砂會合西方神泥，一同放起，護住山頂，不去理睬。這時整座山頭，都在五色星砂與金光靈雨籠罩之下，多高邪法也難侵入。孫、于二人偏又將雲網遠佈，蓋向上層。不料後來這批妖邪，竟有黑伽山主丌南公門人在內，邪法自是厲害，幾乎毀卻一件至寶。孫、于二人見雲網受陰雷妖光衝擊，眼看要破，同時又聽師父用千里傳聲，催令速回。祇得收了法寶，連二女也未見面，便即飛回山去。

衆妖人連用邪法、異寶攻山，均被神砂阻住。又相持了些時，謝琳見毒手摩什妖魂黑影越來越淡，掙扎之勢逐漸緩慢，好似就要消滅神氣。暗想：「李寧曾說，這妖孽本由精魂煉成肉體，又曾煉就三尸元神，與別的妖邪不同，邪法甚高，哪怕祇剩一點殘魂餘氣，經妖師祭鍊數十年，仍可成形復原；非仗心燈佛火之力，不能將其消滅。否則，如用金幢，便須多耗時日，至少也在七天以外始能化盡。曠日持久，必生枝節，勢須從速。總共兩天工夫，怎會消滅殆盡？可見金幢雖無那一粒舍利子，仍有這大威力妙用，不仗心燈，也許能夠成功。」正在尋思，不料妖魂刁狡，自知難於逃死，二次被禁以後，想下詭計。知道佛門至寶，抗力越強，反應越大，消滅更快，便不再十分掙扎。一面拼受佛光煉形之厄，忍痛待救，故意裝出力弱不支，借用玄功，準備最後一試，作那萬一之想。這時因見羣邪相繼死散逃亡，新來援兵不能攻進，光幢之外又是星砂彌天，祥光如海，自知逃生望絕。那佛光煉形苦痛也實難忍受。萬分忿恨之下，早想出其不意，與敵拼命。又見李洪離去，謝琳正與申、阮二人說笑。謝瓔又把眼睜開，笑向來人點頭。似因自己形影越淡，快要消滅，不知暗藏詭計，意存輕視，心神已分。不由觸動兇心，妄想乘着仇人心神鬆懈之際，猛下毒手，與之同歸於盡。用心雖是刁毒，實則並無用處，死得更快。謝瓔早有準備，金幢佛光已將妖魂隔斷，多厲害的邪法也難施展。何況謝琳手持心燈，應變又快。見妖魂微微掙了兩掙，倏地一閃，由大變小，縮成尺許長一條黑影，張牙舞爪，目射兇光，猛向謝琳頭上便抓。同時聞得謝瓔喝道：「琳妹還不下手！」立被提醒，手掐訣印一指，燈頭上便飛起一朵青熒熒的佛火燈花，照準妖魂打去。妖魂本擬驟出不意，剛把元神縮小凝聚，忽見謝瓔目注自己，正在微笑。面前祥光突盛，身被隔斷，無法衝過。同時佛光潮涌，上下四外平添了無限壓力，將妖魂緊緊逼住，不能移動分毫，纔知弄巧成拙。剛剛吼得一聲，佛光已當頭打到，休說逃避，連似先前那樣恢復原影，也辦不到。當時祇覺頭上一涼，佛光爆發，連聲都未出，便被震碎，化爲無數零煙，跟着佛光祥霞，隨同金幢轉動，略一閃變，便即消滅，化爲烏有。

申、阮二人見大功告成，便向外面羣邪喝道：「毒手妖孽已經伏誅，除他的小寒山二女謝家姊妹與我們四人，各有西方至寶七寶金幢、大雄禪師伏魔金環與天璇神砂，萬邪不侵。因念爾等爲友心熱，數限未終，不與計較。再如不知自量，我四人出手，爾等形神

俱滅了。」隨說，把手一指，一面發揮天璇神砂的威力，一面由二女現出金幢寶相。衆妖人先見敵人一味防守，不曾應戰，雖然技無所施，仍在妄想報仇主意。及聽對方發話，緊跟着百丈星砂，金光電旋中，突又現出一幢上具七寶的佛光祥霞，內一少女，手持一個玉石燈檠，青光熒熒，佛光神焰似要離燈而起。這纔看出，無一不是專戮妖邪的至寶奇珍，料知厲害，俱都膽怯，紛紛逃退。祇有兩個行輩較高，邪法特強，自覺被敵人幾句話嚇退，太已難堪，仍想一拼。一個被謝琳用心燈佛火殺死；一個被天璇神砂裹住，自斷一臂，用身外化身之法，化道血光逃去。總算謝瓔未再施展金幢，否則那夥妖人一個也休想逃命。大功告成，互相談了幾句。二女知道李洪要隨阮徵往小南極一行，便帶心燈先行辭去。